



流星与蝴蝶的美，

【文/董群力】



萨尔瓦多·达利，典型的形象是两撇让人咂舌的小胡子，“偏执的天才”这个标签用在他的身上，刚刚好。

他的作品怪诞、诡谲，走不进他的精神世界，便很难去理解，更不必说对其人有何准确的评价。不过，达利对自己的评价，倒是说狂妄也狂妄，说准确也准确：“因为我是天才，我没有死亡的权利，我将永远不会离开人间。”

这个“不会离开人间”的天才，用日记的形式，写下了他从1952年到1963年的隐秘生活，也回想了他人生中不羁而荒诞的某个瞬间。当他回顾自己的整个人生的时候，写道：“我二十三岁了。居住在费格拉斯父母的住宅里，我正在我的画室中画一幅立体主义的大画。我弄丢了室内便袍的腰带，它在活动时总妨碍我。我随便找了根电线缠在腰间。可这根电线的一头有个小灯泡。管它呐！我懒得摘掉它，就把它当成腰带扣用。过了一会儿，妹妹通知我，来了一些重要的客人，他们想见我，正在客厅里等着。我摆脱了对这件作品的不满，来到客厅。父母朝我沾满颜色的室内便袍不满地瞟了一眼，不过大家还没看到挂在我屁股上的灯泡。相互介绍后，我坐了下来，灯泡在安乐椅与我后部之间爆裂了，发出炸弹般的声音……就是这样，巧合热衷于让我生活里那些最微小的事情变得强烈而又令人难忘。而在别人身上，这些最微小的事情不注意地就过去了。”

达利画画，又是个雕塑家，不过在郭靖凯的心里，更欣赏他超现实主义的珠宝设计风格：“他给人的印象是艺术家、雕塑家，在这些方面，充满了天赋，他的珠宝设计也同样是天马行空。他直接用宝石做雕塑，镶嵌技法特别突破常规。他把宝石运用得心应手，让你感到宝石就是他画笔上的色彩。在他的设计下，宝石变为一种更富有精神力量的材料。”

于是，在这种“力量”的影响下，郭靖凯也想着，怎样使自己作品的节奏能够有放有收，随性而带点“放松”的韵味。

面对它，要有不怕输的感觉

从北京服装学院毕业，学的是首饰专业。由于首饰设计要通过各种技艺才能实现，学校又注重手工的传承，因此，郭靖凯在学校学习的时候，就已经学会了有关金工的知识和相关技艺。郭

靖凯评价金工，说它挺考验人的精神能力，一方面要坚持，一方面要有不怕输的感觉，总觉得他不像在说一项传统技艺。“难的是考验人的耐性。刚开始的成功率非常低，因为它需要掌握的点很多，比如火的温度、焊药的用量、锯的精准度等等。不像有些东西，失败了还可以找补一下，金工不能找补，必须一次到位，否则就可能彻底报废，就得重来，如果总是被它打击的话，就没有信心再做下去。”

金工最简单的步骤，要用到锯、锉、焊接、抛光……其中，最花时间的是锯，在这个阶段，要把材料形状锯出来，但锯条又特别细，用太大劲就会折断，碰到这种情况，就只能重新上锯条。

高温焊接的部分就更加复杂，要用到专门的喷枪，温度太高，材料就会熔化，反之，温度不够，焊药又焊接不住。如果熟练操作，整个步骤不过几十秒的时间，却足够考验一个人的专注力：“印象比较深刻的作品，可能是用金工做一个首饰盒，每个星期做三天，一共做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。整个首饰盒是木头与金工相结合，为了表现‘对戒’的理念。以蝴蝶为灵感，双方都是对方的翅膀，相互独立，又相互扶持，两人一块儿才能飞翔，成就彼此人生，是这样的设计思路。”

惊叹逝去生命的美丽，是让人动容的时刻

天空和昆虫，是郭靖凯在设计中喜欢运用的两大元素：“如果是自己的灵感来源，更多来自于大自然的昆虫、动物，或是天空、流星、行星。两个源头差别比较大，但又是对应的关系。从微小的事物，到更宏大的叙事，从某一点出发，让人觉得美丽转瞬即逝，但又有一刻可以永恒。”

刚从学校毕业的时候，偏爱极简风，类似于包豪斯的设计风格。但等到自己看的东西多了，设计的东西也多了，郭靖凯觉得，以前的风格太过拘泥于规整，如今，想做一些诙谐而“放松”的设计。这其中也有达利给他的启发，当然，也有中国珠宝带来的影响：“随性，有收有放的节奏。之前看了扬之水的书，也受到故宫博物院图集的影响。中国的珠宝更华丽，从细节组成宏大的东西。而达利的作品则刚好相反，是宏大中含有细节的叙事。”



太阳花对戒



蝴蝶之永恒